## 玄幻小说类型

1，突然，羡天倾的青衫被风吹动了起来，周身环绕起了微风。苏业看去，惊讶的发现环绕在他周身的风，逐渐从无色变青，有了颜色。

青色的风缓缓吹过老怪，老怪却逐渐透明。

“这就是风法吗？”老怪开口，语气中多了释然。

“道友的第三字，应该是‘默’吧。道友不愧是音律大道集大成者，好一个大音希声。值得羡某用出自创四法中风花雪月的风法了。”

“老子这辈子没佩服过人，你算一个。”

羡天倾额角的白发微微散落，再也不复刚来手拖山峰的从容模样，他缓缓说道：“道友，一路走好，羡某成神之时你会知晓。”

2，老怪哈哈一笑，像是突然转了性子，洪亮的声音传来：“胆子不小啊你......既然如此，说吧小子你想要什么，我成名多年绝技倒是不少，不知你看中了哪个？”

苏业一愣，这是搞哪样啊？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刚想开口，突然发现自己对老怪的了解仅限于名字，哪知道他会啥啊。想到这里，苏业讪笑着开口：“前辈往日太过低调，小子也不知您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还是请您做主吧。”

老怪的小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笑道：“算你小子识相，刚刚要是乱说一起你就已经死了知道吗？”

3，苏业在黑暗中下坠。

他努力的将体内的灵气向下探区，期望能感知更多的环境信息。但以他目前半吊子的灵气操控水准，这着实算是高难度动作了，灵气也仅仅探出体外三尺远。

仅仅几个个弹指的瞬间，苏业就提前感知到了下一个平台，但对他来说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一般漫长。

苏业顾不得许多，微微弯曲腿，做了一个防冲击的姿势，轰隆一声砸落在石台上。

石台坚固异常，只是微微一震，随即恢复了平静。苏业在地上滚了一圈，勉强稳住了身形，只感觉胸口一阵气血翻腾，显然这一下砸得不轻。

4，“凡人经过功法的指引和修行，引气入体开拓经脉，是为筑灵。筑灵圆满，经脉开拓完全，便可练气成丹，达成浑灵。接着需要打磨灵丹，直至灵丹和在你体内自成一体，便可突破进入通灵。着前三个境界，统称为灵境。但能走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作为普通人终其一生可能也无法入得道境窥的大道。若你机缘不错，能得见大道有所领悟，便可破入道境。这便是道境三境界中的第一个境界，窥道。”

说罢，玉璇给了苏业一个白眼：“你现在没有修为凡夫俗子一个，想入道境犹如痴人说梦。”

白楠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当年叶枫窥道圆满，又有大机缘，即将进入成道境。但他却好似有所预感，提前找到了我让我立下誓言，毕竟我听闻成道境转世之路都九死一生，没想到他居然成了。但不久后就传来了他战死的消息......据说追杀他的不知名势力都派出了好几个成道境的高手。”

5，陈阁主挣扎着想要坐起身，玉璇和苏业连忙上前扶住他。他感激地看着两人，眼中闪烁着泪光：“多谢......我老骨头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苏业微微一笑：“陈阁主，你好好休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玉璇也轻轻摇头：“陈阁主不必客气，只是不知谁这么大胆敢对我药阁分阁阁主动手？”

陈阁主苦笑一声，说道：“我正要说起这件事。日前我在城外西南山中采药，几日收获都不大，就要无功而返🪨，却见山涧深处有一石洞，洞内灵气浓郁，药香传出百米。我正要前去查看，不想突然窜出一只黑色妖怪，它身披黑风，脚踩黑云，张牙舞爪向我冲来。”

## 散文类型

1，静静的夜晚，躺在床上，脑海中浮动着往事，一幕一幕的，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心里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也许它已是我灵魂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命中精彩的回忆我以为自己会忘记那些或开心或伤痛的往事，当它们浮动于脑海时，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动人。

　　我流泪了，因为感触，因为感触至深，花开了会再开，茶凉了可以再泡，叶子落了可以再长过，可人走了就再也无路可返了。也许这样才能使人生更加完善。可是完善的人生一定要这样么??

2木格窗棂筛下的阳光在褪了漆的柜台上游移，浮尘在光柱里跳着缓慢的圆舞曲。我摩挲着第三层抽屉里那沓未寄出的信，牛皮纸信封早已脆化成蝉翼，墨迹洇开的“1987”像被雨水泡皱的日历。忽然有风掀起门帘，铁皮信箱“咯噔”轻响，恍若某封迷途多年的信终于叩响了门环。玻璃柜台倒影里，我看见二十岁的母亲正在蘸蓝墨水写航空邮简，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惊醒了沉睡三十年的邮戳。

3老槐树的第五个分杈始终空着。三十年前那场雷火焚尽了最高处的鹊巢，却让树心裂出一道琥珀色的伤口，年复一年渗出清甜的树脂。清明雨后，我总能在树洞深处摸到半枚青瓷纽扣——那是外婆的旧旗袍上遗落的，扣眼还缠着半截褪色的丝线。树冠筛落的银斑在青砖地上织出流动的星图，恍惚又见穿阴丹士林布衫的女孩踮脚够槐花，衣襟扫落的露珠正巧滴进我捧着的粗陶碗。

4大理石柱上的电子屏跳动着血红数字，人群如沙丁鱼涌入铁鲸的腹腔。却在拐角处，一瀑紫藤从通风管的裂缝决堤而下，花瓣坠落在安检传送带上，替匆忙的公文包盖满邮戳。穿驼色风衣的女人突然驻足，高跟鞋跟卡进地砖缝隙的刹那，她望见藤蔓正沿着钢化玻璃穹顶攀援，将二维码扫描仪缠成希腊柱的模样。站务员挥动荧光棒指挥花潮，末班地铁载着满车厢的暮色穿行而过，碾碎了一地淡紫色的秒针。

5铸铁锅盖边缘溢出的白雾在窗玻璃上画山峦，冰花沿着冬至的刻度攀爬。我握着母亲用了四十年的木铲翻炒栗子，锅底褐色的年轮又添一圈。冰箱贴下压着的菜谱泛着油斑，钢笔写的“火候”二字被蒸汽熏得洇开，像滴落的钟乳。忽然有雪籽敲打排风扇的铁栅，冰晶坠入滚油的瞬间炸开细小的银河，照亮了瓷砖裂缝里藏着的半粒茴香——那是去年除夕父亲撒落的，当时他正笑着说该换抽油烟机了。

诗歌

1，**玉龙喀什河的一生**

泉水，被一座山压着

压不住了，才成为一条河

**2，蝴蝶**

从幽闭的洞穴中醒来，用古老的

法术，化开困住自我的茧丝

迎着幻觉般的光

舒展开，传承千年的锦绣

**3，等待麦子分蘖**

我们把麦子播种进秋日的田地

小心地掩盖好泥土，然后

耐心地等待麦子分蘖

**4，洗衣服**

脱下外套挂在电线上。像是

把另一个自己挂上去

**5，雪还在下**

建筑工地上的雪，冰屑

一样，带着刺骨的冰凉

落在工人们的肩背上